

槐荫新语

八九十枝花

耿艳菊

一个星期天，一家人骑着车到郊区玩。路过一座桥时，发现桥下竟然开着花，还相当绚烂。花朵很大，有白色和红色，白的如雪般纯净，红的如玫瑰般亮丽。

我们停下来看，发现桥下很杂乱，有各种各样的草，还有一条混浊的水沟。看到这些，刚才的喜悦莫名地打了折扣。花才不管游人心绪的起伏，它们还是那么嫣然，那么肆意。孩子也是，磨蹭着不肯走，他觉得那花开得有意思，草长得有意思，就连那混浊的水沟也有意思。

站在桥下，四处张望，不远处有几家卖西瓜的。穿着绿衣的西瓜堆在车上，像是汇聚了一个夏天的清凉。

过了一段时间，忙忙碌碌的生活使我几乎忘记了那次郊区所遇。而在一个晚上睡觉前，

孩子嘴里一直念叨着“八九十枝花”几个字，又问我上一句是什么。他告诉我，他在数我们那天在桥下看到的花，数着数着就觉得像以前背过的诗。

我回想起那天的情形，果真像北宋邵雍写的诗《山村咏怀》。我以为，中国古诗中字句最简单，却勾勒出最美意境的，要数这首诗了。邵雍不愧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诗人，如此巧妙地用数字描绘出一幅淳朴而又令人回味不尽的画面。这巧妙里，有天真浪漫，亦有对质朴生活的热爱。

教孩子重新背这首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没想到孩子竟辩解起来：“妈妈，你错了，我们那天看到的明明是西瓜六七车嘛！”

我笑道：“对呀，亭台没有

了，甜西瓜生活气息浓厚，又能让人消暑解渴，比亭台好。”

得到我的肯定，孩子更加兴奋了，找纸找画笔，要把他的“西瓜六七车，八九十枝花”画下来。

我惊叹孩子的天真烂漫，想起现代作家、学者废名曾在《五祖寺》里写到过这首诗，他说他小时候读“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起初只是唱着和着罢了，有一天忽然觉着这里头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字，乃拾得一个很大的喜悦。

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发现却不是普通的惊喜，幼时的废名以为那个喜悦甚是繁华，虽然只是喜欢那几个数字，却仿佛是喜欢一天的星，一春的花。

一天的星，一春的花。这样来形容一个孩子内心的欢喜程度，真是太恰当了。一个小小的

发现，就可以拥有满天的繁星，一整个春天的花开绚烂。小孩子的欢喜，来得简单却盛大，像这首短诗，一目了然里蕴藏着生活的大智慧。

这就是大人和小孩子的不同，不管是从前，还是当今的时代，大人们的心田被生活塞满了，那些美好的事物不容易进去。小孩子的心田却是一大片净土，明月清风来相照。

不过也不必懊恼，像小孩子那般“一天的星，一春的花”的盛大喜悦，大人们也都曾拥有过。而今在尘世里生活，谁都不易，关键是要在心田里留些余裕，能长几株植物，盛开“八九十枝花”。

生活的假象就像乱麻，让人忙、让人累。其实有心的人会发现，生活就像简单的诗句，朴素里有余味。

畅销书讯

《我心归处是敦煌》

译林出版社

作者：樊锦诗

樊锦诗

樊锦诗，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到敦煌研究所工作，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书以樊锦诗教授口述的经历为蓝本，一一细数了这位“敦煌女儿”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宿白、苏秉琦等考古名家的青春求学往事；与终身伴侣、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沫的爱情诗篇；讲述她50多年坚守大漠、守护敦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高科技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动人故事。除此之外，书中还讲述了诸多壁画人像的起源，当中涉及大量佛学、艺术和历史知识。读这本书，不仅是在阅读樊锦诗的个人奋斗史，也是在阅读敦煌文化走向不朽的传承史。

本栏目图书由秋林书城推荐



诗歌集萃

初夏溱沔游

袁东谦

蓝天绿草漾温情，
杨柳拂风娇燕迎。
溪水欢歌同声唱，
游人流连汇笛鸣。
平湖鱼肥引钓客，
丛苇归鸟觅幼虫。
河岸百花开正艳，
童蝶嬉戏忘回程。

田园即景

刘士峰

五月田间麦穗黄，
熏风拂过泛金光。
空中布谷声声脆，
陌下榴花朵朵香。
野兔晨眠依子歇，
雉鸡晚睡育雏忙。
年丰物阜国昌盛，
幸福农家逐日煌。

太湖美

姜芳

百丈青峰环，
千顷绿波涌。
朵朵白云飘，
条条银鱼腾。
帆扬三五片，
鸥鸣一两声。
游人定睛赏，
笑容脸上生。
哼唱“太湖美”，

神驰五月风。

晚年生活

武润奎

隐居山海意超然，
一角室内做散仙。
杜甫诗中览意境，
白石画面品清欢。
往来俱是烟霞客，
谈笑风生自乐天。
名利风云任变换，
老朽高枕自酣眠。

书山觅宝

赵占魁 / 书

怀念那片麦田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一片金黄的麦田，它如同一幅永恒的画卷，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那是我父亲曾经耕种的土地，也是我童年快乐的摇篮。

每到春天，麦田便换上了嫩绿的新装。那时，我常常跟随父亲的脚步，穿梭在麦苗之间，听他讲述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他的声音低沉而充满力量，仿佛与土地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初夏，麦田变得更加金黄耀眼，仿佛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轻拂，麦浪翻滚，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大自然最美妙的乐章。我喜欢躺在麦田中，仰望着蓝天白云，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那些日子，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成了麦田的一部分。

在那片麦田中，我最难忘的瞬间是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父亲一起收割麦子的时刻。

那天，我和父亲一起走进麦田，手中拿着镰刀，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阳光洒在麦田上，金黄色的麦穗在微风中摇曳，仿佛一片金色的海洋。

紧张而有序的收割开始了。父亲教我如何握住镰刀、如何用力挥动、如何准确地割下麦穗。我认真地听着他的教导，小心翼翼地模仿他的动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掌握了收割的技巧，速度也越来越快。每当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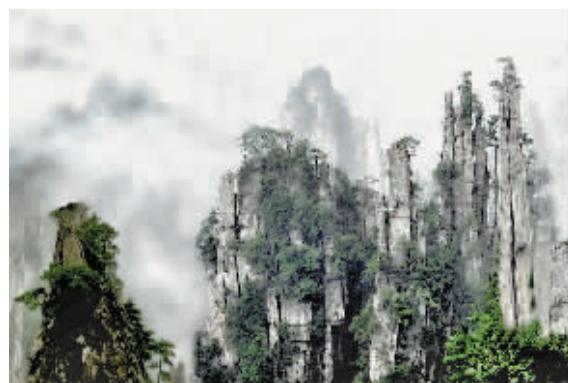
割下一束束麦穗时，我都会感到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然而，最让我难忘的并不是这些成就感和满足感，而是那个午后，我和父亲坐在麦田旁休息的时刻。我们坐在麦垛上，看着眼前的金色海洋，感受微风带来的凉爽和麦香。

父亲拿出一些简单的食物和水，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他告诉我这片土地的故事、他年轻时的经历、还有对我未来的期望。他的话语温暖而真挚，让我感受到了父爱的伟大和深沉。那个午后，我和父亲倾心交谈，直抒胸臆，我们之间有了真正的沟通和交流。

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那个熟悉的地方，但那片麦田依然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每当想起它，我就会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想起父亲那温暖的笑容和坚定的眼神。

徐玉向 / 文



高耸入云

汤青摄于湖南省张家界



林琳 绘小伟作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网络电视台